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一

刑法部七

贓貨

贓貨

贓貨

罪上

書呂刑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獄非家玉惟也則以衆人罪也

尚書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又曰太公之姜里見文王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駁身朱胤雞白之西海濱取白孤青翰之於氏取旌馱之

有魯氏取姜女之江淮之浦取大具如真渠陳於紂廷紂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

傳曰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刑獫狁楚公之二久而無成

士景伯如楚士景伯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韓宣子獄罪在雍

子納女於叔魚叔魚蔽罪於刑獄也肥

左傳昭六曰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范獻子求貨於叔

孫使請冠焉以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

模去又進辭其意也與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行貨免

叔孫曰見我吾告汝所行貨見而不出出神豐不使得

又昭六曰梗陽人有獄魏伐不能斷以獄上魏其大宗

賂以女樂魏諸之魏子將受之魏戌謂閻沒女寬子二人屬

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君子

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北北置北既食使坐魏

子曰吾聞諸侯侯叔彦曰也食志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

何也辭而對曰或賜一小臣酒不飲食饋之始至恐其不

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

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

陽人

孔褒子曰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

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

也子思曰聖人官人如大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

若以二卯棄于城之將乎

漢書曰薛宣為馮翊太守池陽今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
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其妻獨受繫
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立實不知慙恐自殺宣文之移書
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
身以自明誠廉士甚可憫惜其以府史曹掾丑之極以顯
其魂又曰王温舒為右輔行中尉歲餘會宛與發發兵也
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
錢他姦租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婚家亦各坐百他
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古者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
同時而五族乎温舒與弟同三族而用温舒死家累千
金謝承後漢書曰神嵩為益州刺史時永昌太守鑄黃

金為文蛇以獻梁冀嵩糾發逮捕地傳上言而三府畏懼
不敢案之冀由是街怒於嵩
華矯後漢書曰曹嵩靈帝時賂中官及輪西園錢一億萬
故位至大尉

表山松後漢書曰皇甫嵩字義真定安朝郡人善用兵飲
食必舍先將士然後乃安兵曹有受賂者嵩曰公素廉必
資乏也乃出錢賜之吏慙而自殺由是衆皆樂為致死范
曄後漢書曰歐陽歛字正思樂安千乘人為大司徒坐在
汝南贓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歛求哀者千餘
人至有髡劓者子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行到河內
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歛死書奏而歛已死獄中

又曰李膺遷河南尹時死陵大牲羊元郡罷北海郡贓罪
狼籍郡舍涵軒有奇功功乃載之以歸膺表欲治其罪元
群行賄官豎膺反坐輸作左校

後魏書曰鄭義為袁州性貪_亮倫政以賄成有餉羊西門受
入東門賣之

又曰崔光韶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榮以贓罪被劾光韶
欲置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吏部尚書李神雋皆為_榮求
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
罪人言乎

此史曰後魏就德於營州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敗而還
屬侍中穆紹興元順侍坐因論之同先有近宅與紹紹頗
欲為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是中之
言順曰同好宅與惡勢侍中豈有罪也紹慙不敢復言

唐書曰太宗即位務止奸或風聞諸曹按典多有受賂乃
遣左右試以財物遣之有司門下令吏受贖絹一疋太宗
怒將殺之裴矩進諫曰此受人賂誠合重誅但陛下試之
即行極法所謂陷其人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也太宗納
之

又曰開元十年武強令裴景仙犯乞取贓積絹五千疋事
蔡景仙逃走吏捕得之元宗怒命集衆決殺大理卿李朝
隱奏曰裴景仙緣是乞犯_贓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
寂往屬締構首豫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皆有兄弟皆

家另本作今本書
作承嫡

鮑氏重利此本作明
律文明字乃彼臆
改據今本舊書此
期字下蓋脫守字
乾本雖依此校別
然於此本脫誤之
蒙既不悉仍其舊
又不能審所由往
往以意增改諸如
此類多失其真非
符原本校對固莫
如其失之遠矣補

被誅夷唯景仙獨存金見家嫡據賍未當死坐有犯猶入
議條十代宥賢功多宜祿一門絕祀情或可哀詔不許朝
隱復奏曰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
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死十五足便抵死刑乞取
者因乞為賍數千足止當流坐令以乞取得罪處斬刑後
枉法當科欲何罪臣所以為國惜法期律文詔令減死一
等杖一百流于嶺南

又曰牛僧孺為御史長廣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
死直臣賂中貴人為之伸理僧孺堅執不迴穆宗面諭之
曰直臣事虽失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
僧孺對曰凡人之材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

雄正為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况直臣
小才又何屈法哉

又曰山東道節度使柳公綽自京赴鎮行部過鄧縣縣吏
二犯人法在獄一吏納賄一吏舞文縣令以公綽持法犯
賍者必不免及過欵公綽斷曰賍吏犯法港在姦吏壞法
法亡遂殺舞文者未下車而襄漢大治

又曰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牘坐贓繫臺石
奏曰臣以李益饒錢穀錄用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
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

三輔决錄曰馬融為南郡太守二府以融在郡貪濁受主
記掾收肅錢四十萬融子強又受吏曰向錢六十萬布三

百死以肅為孝庶向為主簿又生夫人將軍梁其竟毒徒
朔自刺不死得赦還拜讓郎

鍾離意別傳曰顯宗以意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坐贓千金
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郡臣意得珠璣悉
以委地不拜賜帝恠而問其故對曰臣問孔子恐渴於盜
泉之水魯參迴車於聖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
不敢拜受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庫以錢三十萬
賜意

罪

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殛誅也

又秦誓曰予克受非予我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

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民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
縛置之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
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審從何支始也景公曰
縱之罪在寡人

禮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會子弟之曰吾聞之朋友喪
明則哭會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
商汝何無罪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
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尔罪一也喪尔親使民來
有聞焉尔罪二也喪尔子喪尔明尔罪三也汝何無罪與
子建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吾過矣

傳曰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
孤之罪也不替子明孤之過也

又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

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

雋才雋才異言有言伯宗曰必伐之伏有五罪不祀一也

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民地三分仲章魯賢人雪我伯

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惜其雋才而以不茂德滋益罪也

又曰衛獻公使視宗告亡自告無罪宗定姜曰有罪若

何告無罪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鄉以為

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中櫛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

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又曰吳公子禮自衛遇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

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矣失子獲罪於是以此懼猶

不足而又何樂

又曰鄭公孫黑將作亂子產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

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汝堪專伐伯有

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董隨之盟汝矯君位而罪

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

又曰陳侯之第招殺太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

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論語曰公冶長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

其罪也以其父之妻之

另本有此三字並誤
衍五百四十一引不說

卷之四

六百四十一

七

又堯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家語曰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大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
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
及二世手殺人罪止一身

又曰孔子曰大夫之罪者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譴發
始發則白冠鞶纓盤水加劍造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
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
自裁君不使人摔引而刑殺也太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
禮矣

史記曰范睢盛帷帳侍者甚眾須賈頓首言死罪白賈不

意君能致於青雲之上惟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
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也

漢書曰惠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眾臣
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賢良其除
之

又曰南越反上復欲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以書勅責之
將軍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焉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
降者以為虜相屍人以為是一過也建德建德他係
也祖逆罪不容於天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

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朕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審
其動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番三組

夸鄉里三過也失其內願以道惡為解失尊之序是四過

也

後漢書曰荊州刺史趙凱誣奏楊珽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遂檻車徵珽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詔書原珽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

宋書曰孔琳之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瓌之為中從事羨之使瓌之解釋琳之使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耶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

北史曰賀若弼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為惡乃與行俱有二大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及此心中不能改

唐書曰高祖詔曰朕自起義晉陽遂登皇極經綸天下實伏群才尚書令秦王尚書右僕射寂或契合元謀或同心連始並蹈義輕生捐家殉節艱辛備履金石不移論此忠勤禮宜優異官爵之榮抑惟舊典勲賢之義宜有別恩其罪非叛逆可聽恕一死

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左右曰王何為痛之至於此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百

姓各以其心是以痛之也

風俗通曰自辛家為自辛令其辛苦憂之也秦皇以為字

似皇故成爲罪

語林曰王子敬疾篤兄弟勸令首罪答曰無清應首唯遺

鄙家女以為恨

雜五行言曰臯陶以壬辰日死不可劾罪人成罪也

前堂二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一 據漢代舊鈔本校計八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二

刑法部八

囚 徒徒作年 徒數附

囚

易坎卦曰上六利用徽纆升也嚴法峻刑難可犯也寘子叢棘三歲不得出險阻之極不可

書武成曰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又秦誓曰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為囚奴

又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要囚謂察其要不赦要囚

囚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應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

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心反覆思念車刑之至也

詩泮水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也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泜宮使武臣獻戰又使善聽
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之有功所以任者得其人
也

周禮秋官上曰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凡囚者謂非盜賊
自以他罪拘拘者也

禮月令仲夏小暑至挺重囚出輕繫挺猶寬也重囚寬之
至秋方決輕七繫出

而舍之也

傳莊公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邊孫

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

不敬子矣

又曰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

暉音取取戈以斬囚遂以為右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

大棘宋師則績囚華元獲樂呂

又曰晉候觀于軍府見鍾儀之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

楚冠也縶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

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

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

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

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子齊公子尹子重也側司馬也

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

晉楚之成公從之

又曰楚子使鄭鄭王頡成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成囚重

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其正子虛王也正於伯州黎真也伯州

黎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黎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

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責介弟也介大下其手

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誰獲子上下手以囚曰

頡遇王子弱焉弱欺也言為戌怒抽戈逐王子圍

又曰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士弱晉主

又曰紂囚文王七年諸候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

史記曰孟嘗君入秦秦王欲留之人或說秦必先齊而後

秦秦具危矣於是秦昭王乃囚孟嘗君

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不疑多有所平

反音每每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毋怒為之

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又曰呂后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又天文志曰有拘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中星實則

囚多虛則開出

又曰王章下廷尉獄妻子皆繫小女年十二起號哭曰平

常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令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

果死

又曰蕭育當繫乃欲弃官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為

詣法曹也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京師旱自三月至五月太后幸洛

陽寺省庶獄舉寃囚徒杜洽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困便舉

見畏吏不敢白吏將去舉頭若有言太后察視覺之即呼

黎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黎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

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困寡君之責介弟也介大夫也下其手

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誰獲子下手以囚曰

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戌怒抽戈逐王子圍

又曰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士弱晉主

又曰紂囚文王七年諸候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

史記曰孟嘗君入秦秦王欲留之人或說秦必先齊而後

秦秦具危矣於是秦昭王乃囚孟嘗君

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不疑多有所平

反不疑每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毋怒為之

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又曰呂后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又天文志曰有拘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中星實則

囚多虛則開出

又曰王章下廷尉獄妻子皆繫小女年十二起號哭曰平

常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

果死

又曰蕭育當繫乃欲弃官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為

詣法曹也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京師旱自三月至五月太后幸洛

陽寺省庶獄舉寃囚徒杜洽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困便舉

見畏吏不敢白吏將去舉頭若有言太后察視覺之即呼

還問狀遂得申列即時收令下獄抵罪尹左遷行未還
宮澍雨大降

又曰和帝永元六年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
獄未還宮而澍降雨

又曰馬援為郡督郵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
命北地遇赦留

後漢書曰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太守尹興辟為郡門
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
其錄有尹興名興詣廷尉獄囚與主簿梁宏及掾史五百
餘人詣洛陽詔獄囚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急無
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對食悲泣不能

此後漢書陸續傳
前有脫文

自勝使者恠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但使泣耳
使者大怒以為門吏通傳意氣將召案之續曰囚食餉美
試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母常截肉未常不方
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

魏志曰太祖征劉備先遣賈逵至紆谷視形勢道逢水衡
載囚數十車逵以運急輒寬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
善之

晉書曰曹攄為臨淄令獄有死囚歲久攄行獄愍之曰卿
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欲暫見家耶眾
囚皆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惝日令
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可負自謂諸

還問狀遂得申列即時收令下獄抵罪尹左遷行未還
宮澍雨大降

又曰和帝永元六年七月京師旱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
獄未還宮而澍降雨

又曰馬援為郡督郵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
命北地遇赦留

後漢書曰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太守尹興辟為郡門
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
其錄有尹興名興詣廷尉獄囚與主簿梁宏及掾史五百
餘人詣洛陽詔獄囚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急無
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對食悲泣不能

此後漢書陸續傳
前有脫文

自勝使者恠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但使泣耳
使者大怒以為門吏通傳意氣將召案之續曰囚食餽美
試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母常截肉未常不方
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

魏志曰太祖征劉備先遣賈逵至紆谷視形勢道逢水衡
載囚數十車逵以運急輒寬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
善之

晉書曰曹攄為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
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欲暫見家耶眾
囚皆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尅日令
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可負自謂諸

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為聖君
地吏曰後魏元麗拜雍州刺史為政嚴酷吏人患之其
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
時放免

宋書曰王志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
慶爭囚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
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携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
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罪重囚十餘人至日悉遣還家
過節皆反惟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王者勿憂明
日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

又曰謝方明為驃騎長史埋南郡年終江後縣獄囚事无
輕重悉放歸家使過年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網紀
已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或徐壽之並隨
王西固諫以為昔人雖有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
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
喜涕泣以為就死无恨至期有重罪二人其一醉不能婦
遠一日及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干期請見自討之方
明知為事囚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當自反囚遂巡墟
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意送者遠近歎服焉
北齊書曰梁相東王繹意世子方諸出鎮郢州顏之推當
官記室值侯景陷郢之推被執頗欲殺之賴其行臺即
中王則屢護款免囚送建鄴

北史曰蕭搖入周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搖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吏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之以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

陳書曰張種以外戚賜无錫加興縣秩嘗於无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曝日遂失之陳文帝聞之笑而不責南史曰吉翰遷豫州梁郡諸軍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閔齋呈事翰省說話令旦去明可更呈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宥欲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裏可一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囚命左右收典籤付獄

殺之原此囚生命

唐書曰常仁壽隋大業末為蜀郡疾司書佐獄无冤囚其有罪者得臨時就戮猶西向為仁壽礼佛而死

又曰太宗親錄囚徒多所原宥見死罪者憫之放歸千家限至來秋即戮乃勅天下死囚皆放令入京並依期而集於是天下死罪囚三百九十人皆釋禁自至朝堂不勞督領一无逃散太宗感其奉法克盡赦之

又曰高宗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理卿唐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餘人雖二人合上以囚數少甚喜

又曰呂元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囚囚有

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囚泣下元膺
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為期守吏曰賊不縱元膺曰吾以
忠信待之及期天後到者由是群盜賊又相引而去
韓子曰温人入周周不納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也問其
巷而不知也史曰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
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天下則我天子臣也

淮南子曰拘圜圜者以日為脩當市死也以日為短

吳越春秋曰吳王拘越王句踐與大夫范蠡於石室吳王
疾越王謂太宰嚭曰囚臣請一見問疾太宰入言吳至乃
見越王也

列女傳曰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河南號曰屠伯以用刑殺

者其母嘗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執囚決刑

也母大驚便上都亭不肯入府
會稽典錄曰盛吉拜延尉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
月罪囚當斷夜省刑狀其妻執燭吉持筆夫妻相向垂泣
妻嘗謂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一人濫罪

太公金匱曰文王問太公曰天下失道忠諫者死予子伯
邑考為王僕御无故烹之囚予於羑里以其美歡予

風俗通曰囚遵也言辭窮得罪遵誅也礼罪人寘諸圜土
故囚字為口中人此其象也

陳留者舊傳曰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遣囚各

歸家囚並感其恩應期而還

韓陽天文要集曰流星入昂貴人繫囚也

論衡曰李子長為政欲如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刑鑿地為埴卧木囚其中罪正者木囚不動寃侵奪者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即料天神之氣動木囚也

徒

史記曰秦始皇至湘山逢大風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也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伐湘山樹楮其山

又曰高宗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多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者送徒曰公等皆去

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漢書曰匈奴侵寇王莽火募天下囚徒乃名曰猪突稀勇

服處曰突者逐也惟解突人故取以為喻也

范曄後漢書曰尚書郎張俊自獄中上書訟罪而俊獄已

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上

書謝曰孤恩負義日陷重刑清斷竟訖無所復望廷尉鞠

遣刃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

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復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

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祭擲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

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

俊破碎骸骨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

歸家因並感其恩應期而還

韓陽天文要集曰流星入昂貴人繫囚也

論衡曰李子長為政欲如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刑鑿地為埴卧木囚其中罪正者木囚不動寃侵奪者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耶料天神之氣動木囚也

徒

史記曰秦始皇至湘山逢大風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也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伐湘山樹楮其山

又曰高宗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多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者送徒曰公等皆去

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漢書曰匈奴侵寇王莽火募天下囚徒乃名曰猪突稀勇

服處曰突者逐也惟解突人故取以為喻也

范曄後漢書曰尚書郎張俊自獄中上書訟罪而俊獄已

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上

書謝曰孤恩負義日陷重刑清斷竟訖無所復望廷尉鞠

遣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

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復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

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祭擲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

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

俊破碎骸骨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

勝去死就生驚死踊躍昌拜章世皆哀其文

魏畧曰人得崔琰書以裏情箠持其箠行都道中時有與

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憤從從而視之遂白太祖以為

琰腹腓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輪徒前所白琰者又白云琰

為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太祖亦以為然遂殺之

又曰王陵字彥云太原人陵干長遇事髡刑五年當道掃

除時太祖下軍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所坐

亦云耳於是選為驍騎主簿

三國典畧曰太原公洋之赴晉陽也陽休之勸崔季舒

從曰一日不期其間容刀季舒從性好聲色心在閑放

遂不請行欲姿其淫樂司馬子如等緣宿憾乃奏遲及季

舒過狀各鞭二百徙於馬城晝則供役夜置地牢

璅語曰晉冶氏女徒病棄之舞囂之馬僮飲馬而見之病

徒曰吾良夢馬僮曰汝奚夢乎曰吾夢乘水如河汾三馬

當以舞僮告舞囂自往視之曰尚可活吾買汝荅曰棄之

矣猶未死乎舞囂曰未遂買之至舞囂氏而疾有間而生

荀林父神異記又載之

鐘離意別傳曰司徒候霸辟意署議曹掾詔以曰送死任

徒三百餘人到河北連陰冬盛寒徒皆貫連械不復走及

到弘農縣使令出見錢為徒作襦袴各有升數令對曰被

詔書不敢妄出錢意曰使者奉詔命寧私行耶出錢便上

尚書使者亦當尚之光武皇帝得上狀見司徒候霸曰所

本改作
以神異記
荀林父
神異記
又載之

意記曰

勝去死就生驚死踊躍昌拜章世皆哀其文

魏畧曰人得崔琰書以裏情情持其卷行都道中時有與

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幘冠從而視之遂白太祖以為

琰腹腓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輪徒前所白琰者又白云琰

為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太祖亦以為然遂殺之

又曰王陵字彥雲太原人陵干長遇事髡刑五年當道掃

除時太祖下軍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所坐

亦云耳於是選為驍騎主簿

三國典畧曰太原公洋之赴晉陽也陽休之勸崔季舒

從曰一日不期其間容刀季舒從性好聲色心在閑放

遂不請行欲姿其淫樂司馬子如等緣宿憾乃奏暹及季

舒過狀各鞭二百徒於馬城晝則供役夜置地牢

瑛語曰晉治氏女徒病棄之舞囂之馬僮飲馬而見之病

徒曰吾良夢馬僮曰汝奚夢乎曰吾夢乘水如河汾三馬

當以舞僮告舞囂自往視之曰尚可活吾買汝荅曰棄之

矣猶未死乎舞囂曰未遂買之至舞囂氏而疾有間而生

荀林父神異記
又載之

鐘離意別傳曰司徒侯霸辟意署議曹掾詔以曰送死任

徒三百餘人到河北連陰冬盛寒徒皆貫連械不復走及

到弘農縣使令出見錢為徒作襦袴各有升數令對曰被

詔書不敢妄出錢意曰使者奉詔命寧私行耶出錢便上

尚書使者亦當尚之先武皇帝得上狀見司徒侯霸曰所

乾本改作
以詔書送
疑誤彼未
省曰字乃
意之訛故
遲曉改也

意記曰

使吏何仁恕用心乎誠良吏也襦袴既具悉到前縣給
賜糜粥後謂徒曰使者不忍善人嬰刑飢寒感惻於心今
以得衣矣欲悉解善人械桎得逃去耶皆曰明使君哀徒
恩過慈父身成灰土不敢逃也意復曰徒中无欲歸候親
者耶其有節義名者五六十人悉解械桎先遣之與期日
曾作所徒皆先期至也

劉鎮京日記曰有龍曰湖秦始皇東遊觀地勢曰有天子
氣使赭衣徒三千人鑿此中間長搖使断因改名為丹徒
風俗通曰徒不上墓說新遭刑罪原解者不可以上墓祠
祀令人死謹案孝經身躄髮膚受之父母曾子病困啓手
足以歸全也遭刑者髡首剔髮身被加笞折出狴犴臭

積
鮑本作長烟

鮑本作劉積
疑與傳寫之
訛或當作積

穢不潔凡祭祀者孝子致齋貴馨香如親存也時見子
被刑心有側愴緣生事死恐明不歆當不上墓耳

郭子曰劉道真嘗為徒扶風王司馬駿以五疋布贖之既
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談

孔融肉刑論曰今之洛陽道橋作徒囚於厮役十死一生
故國家嘗遣三府請詔月一案行又置南甄官使者主養
病徒僅能存之語所謂洛陽豪徒韓伯密加笞三百不中
一髡頭至耳髮請勝此自為刑非國法之意

徒作數年

周禮秋官上大司寇曰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
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使吏何仁恕用心乎誠良吏也襦袴既具悉到前縣給
賜糜粥後謂徒曰使者不忍善人嬰刑飢寒感惻於心今
以得衣矣欲悉解善人械桎得逃去耶皆曰明使君哀徒
恩過慈父身成灰土不敢逃也意復曰徒中死欲歸候親
者耶其有節義名者五六十人悉解械桎先遣之與期日
曾作所徒皆先期至也

劉鎮京口記曰有龍日湖秦始皇東遊觀地勢曰有天子
氣使赭衣徒三千人鑿此中間長搖使斷因改名為丹徒
風俗通曰徒不上墓說新遭刑罪原解者不可以上墓祠
祀令人死謹荼孝經身躄髮膚受之父母曾子病困啓手
足以歸全也遭刑者髡首剔髮身被加笞折出狴犴臭

穢不潔凡祭祀者孝子致齋貴馨香如親存也時見子
被刑心有側愴緣生事死恐明不歆豈當不上墓耳

郭子曰劉道真嘗為徒扶風王司馬駿以五疋布贖之既
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談

孔融肉刑論曰今之洛陽道橋作徒囚於厮役十死一生
故國家嘗遣三府請詔月一案行又置南甄官使者主養
病徒僅能存之語所謂洛陽豪徒韓伯密加笞三百不中
一髡頭至耳髮詣勝此自為刑非國法之意

徒作數年

周禮秋官上大司寇曰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
而未罷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重罪旬有三日坐暮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其役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有而舍之

又秋官上曰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圜土者殺

漢書曰罪人獄已決完為城且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

注曰鬼薪為宗廟取薪白粲粲米使正白粲一歲為穎臣妾穎臣妾一

歲免為庶人

晉律曰髡鉗五歲刑笞二百

若謂王上許偽將吏越武庫垣兵守逃歸家兄弟保人之屬並五歲刑若復上闕天殿問上變事通露泗選奉歲刑也四歲刑事模發密事歐兄姊之屬並四歲刑

三歲刑若傷人上而誘為造官叩不憂二歲刑二歲刑

入罰金三歲至五歲刑皆而罪皆越戍作罪走馬參中有挾天文圖識之屬並為二歲刑

張斐律序曰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罪已定為徒不過

十二歲五歲徒犯一等加六歲累笞不過千二百五歲徒犯六等加為十一歲作

答之千二百

前堂十二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二 據黃氏新鈔本校 計九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三

刑法部九

獄

釋名曰獄確也 確胡角也言確人情偽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表墻其刑圜也又謂之囹圄囹領也囹禦也領錄徒囚禁禦之也

急就篇曰臯陶造獄

說文曰獄謂之牢

易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訟獄緩死

又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又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慎用刑而不留獄

詩小宛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岸亦獄也

詩含神霧曰杓為天獄主天殺也

禮曰孟春之月命有司圜圜具桎格止獄訟孟秋之月命

有司脩法制繕圜圜具桎格止獄訟孟秋之月命

者則令之獄矣

周禮秋官司寇曰以圜土聚教罷民圜土獄城也

春秋元命苞曰為獄圓者象斗遠合朱均注曰作獄圓者

象斗運

國語曰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將致之王

曰不可夫政自上下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无

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无乃不可乎不順也夫君臣无獄

獄訟也是非由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

直獄訟之義也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弑其君安庸

刑黜布行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餘俱

其無後也在魯僖十二年無後無以復合諸侯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侯

歸衛侯

史記曰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中仰天而

歎曰嗟呼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

又曰蕭何卒召曹參參去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

勿擾也

又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衛

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

其後有上書告勃反下廷尉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
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
者孝文女也勃子勝之尚公主故獄吏教引為證薄太后
亦以勃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縮皇
帝爾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反耶文帝
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
知將車之貴也

又曰鈎弋夫人得幸武帝乃生昭帝帝立時年五歲衛
太子廢後上幸甘泉宮命畫工圖畫周公輔成王於是左
右群臣知帝欲立少子終數日帝譴責鈎弋夫人夫人脫
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

不得活夫人死云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持棺
往葬之封識其處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何左右對曰
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遇人所知
也往古國家所以亂者由亂者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
驕蹇淫亂自姿莫能禁也沙不聞呂后耶故知為武帝生
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

漢書曰韓安國坐法抵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死獨
復不燃乎田曰燃即溺之居無幾安國為染內吏田甲恐
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尔宗田甲肉袒謝安國歎曰公等
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又曰孝宣帝初生號曰皇孫生數月遭巫蠱事收繫郡邸

按遇與愚同
莊子則陽篇
匿為物而愚
不識釋文不
作遇韓子南
面篇愚翰
情之民乾道
本愚作遇秦
東今愚與
罪人同心姚本
愚作遇皆具
證史記本如此
後人改遇為愚
耳一百三十六引
同今本亦作愚

郿吉為廷尉監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煞之內謁者令郭攘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使者不得入皇曾孫賴得全

又曰張湯杜陵人又為長安丞初湯為兒守舍鼠盜肉父怒湯湯掘燻得鼠及餘肉劾鼠掠笞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文辭如老獄吏大驚

又曰夏侯勝為議不許宣帝尊武帝廟下獄及丞相長史黃霸坐不舉劾俱下獄霸欲從勝受終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

怠又曰有罪當械者皆頌繫應邵注曰頌者容也作見寵

密但處曹吏不入狴牢

又曰尹賞鉅鹿楊氏人長安中姦多閭里少年群羣然吏

受財執仇相與探凡得赤凡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

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賞以二輔高第選守長安

令治獄穿地方深各數丈餘乃以大石覆其口名虎穴輕

薄惡子解衣凶服被鎧并持刀丘者捕得數百人內虎穴

中數日一發視皆枕藉死長安中遂无盜賊

又曰天文志曰勺圍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星實則囚

多虛則開出

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坐繫黃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

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贊者古之直臣知滂无罪特理之上

抄本之上上二格

六平知覽

六平知覽

一

乾本作為書經

帝如有其罪祭之何益因人由也正也

又曰武帝置中都獄官二十六所世祖皆省唯廷尉及洛陽有詔獄

又曰虞詡字叔鄉陳留縣人祖為囚吏皆効于公之治囚及詡主經曰吾雖不及于公子孫至丞相冀得為九卿故字乘曰叔鄉至尚書令

又曰李業字距遊廣漢人王莽居攝太守劉咸聞業有德辟業業稱疾咸怒教曰貧者不避害猶穀射市中命薄者先死令業請咸養病客有說咸者乃出業

謝承後漢書曰赤眉入長安時式俟恭以弟盆子為赤眉所尊故自繫赤眉至更始奔走式從俊訟中出參械出衛

中逢京兆尹解憚呼曰解君載我我更始之忠臣也即帝敗我弟又為赤眉所立憚使後車載之前行見定陶王刻

禮械解其械言帝在渭中船上遂相隨見更始

范曄後漢書曰許楊為都水掾使典復鴻都初豪右大姪因緣陂役竟欲辜較在所楊一無所听乃共贊楊取受

財賂遂收之在獄而械輒自解獄吏見恐遽即夜出楊時天雨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又曰杜篤字季雅居美楊與美楊令遊從教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斃光武詔諸儒

誅之篤于獄中為誅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之

東觀漢記曰崔篆為新連大尹篆歎曰吳生值澆羿之

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繫已而危所生哉乃單車到官稱疾三年不視事行縣門下掾倪敞敬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乃犴填浦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民于死此皆何罪至是乎遂平里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晦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君子謂之知命如煞大尹贖二千人盡所願也遂稱疾去

又曰鮑昱為陽長縣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昱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遂妊身有子

南宏漢舊儀曰郡邸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東

市獄屬東兆尹

王粲晉書曰大康五年夏六月初置黃沙獄晉書曰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囚以高光歷世明法用為黃沙御史又曰帝至平陽劉聰所幽辱趨允伏地號哭不能趣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善其忠烈贈車騎將軍節愍侯

又曰喬智明為殘廢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愛之號為神君部人張允為父報仇母老单身有妻无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允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允去允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

又曰霍原字休明熙國廣陽人也少有智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捶毒備加終免叔父

晉令曰獄屋肯當完固原其草蓐家人餉饋獄卒為溫暖傳致去家遠无餉饋者悉給廩獄卒作食寒者與衣疾者

給醫藥

宋書曰甄撫為明帝立擢為太子洗馬撫資籍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妓妾姿藝皆穷上品才調

流贍善納交遊愛妓陳玉明珠帝遣求不與逼奪之為頗怒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偽入獄數宿鬚皆白免死繫上

方

蕭子顯齊書曰戴僧靜會稽永興也少有膽方便弓便

於都戴錦為歐陽式所得繫兖州獄太祖遣薛深餉僧靜

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吏飲以刀刻言械手自拆鎖

發屋而出歸太祖送止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粟千斛

崔鴻後趙錄曰石季龍幽中書令徐光于襄陽國詔獄光

在獄中注解經史十餘萬言

三國典畧曰周諒入干齊揚州刺史平監所獲繫之獄妻

生男監因喜醉擅放免之既醒知非上啓自劾齊主特原

其罪

隋書曰裴政為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察

吏民有犯罪罪者陰德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

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徒流者甚衆合

境惶憐令行禁小民蘇息稱為神明爾後不脩囹圄殆无
爭訟

又曰薛胄為兗刺史及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斲旬日便了
囹圄空虛

又曰柳儉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為文書約束縱容
而已獄无繫囚

唐書曰太祖行次虛石縣指獄而謂皇太子曰此何謂皇
太子對曰此所謂圓獄將繫罪人太宗因曰文王作罰刑
茲无赦而漢文帝志在輕刑但以詳平為佳非謂有罪而
釋也濫繫无辜則政道缺又濡有罪則怒氣生圓土之中
仰視青天有同懸鏡而鑱械虜體鬱結其中天循諸已者

另本作怒氣

可以知傳曰其怒乎由此言之不可不慎

又曰陽城為道州刺史觀察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恠城不
出逆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有罪自囚於獄
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其奉令來
候安否耳畱一二日未出去城因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
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

晏子春秋曰景公籍重而獄多拘者滿固怨者滿朝晏子
諫不聽

淮南子曰君不入獄為恩也

論衡曰解豕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冶其罪疑者
令羊觸之有罪則觸无罪則不觸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

作天循諸已者
另本知下有物字
作其怒乎以此語

唐

為驗故臯陶禮羊跪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

風俗通曰易嗟嗑為獄獄十月之卦從大言声二犬亦存

以守也廷者陽也陽上生長獄者陰也陰生刑煞故獄皆

在廷比順其位

又曰詩云宜狎狎獄狎司空也周禮凡萬民有文罪過已

離於法者桎梏以上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令平易道路也

又曰周禮三王始有獄夏曰夏臺言不害人若遊觀之臺

桀拘湯是也殷曰美里言不害人若於閭里紂拘文王是

也周曰囹圄圄固本也言人幽閉思愆改惡為善因原之

也今縣官錄囚皆奉也

三甫黃圖曰長安有九市百二十四獄

扶南傳曰扶南俗理訟无牢獄鞭杖唯以探湯探撻撻沒水

為信先使沐浴齋戒乃令以手內湯或捧熱鎖或沒水中

無罪者不爛不焦不犯罪者即驗也

會稽典錄曰鍾離意為堂邑令縣民房廣為父報仇繫獄

其母病死房廣痛之號泣手獄手意為之悽側出廣見之曰

今欲出若歸家殯殮殮有義則還無義則已丞掾諫以為不

可意曰不還之罪令自受之廣臨殯畢即自獄請以狀表上

詔減死一等

又曰盛吉字君達山陰人司徒虞延辟西曹掾請時隴西太

守鄧融以贓罪徵請廷尉前後考驗歷歲不服明帝下三

府遣精能掾房掾更就舜劾吉到詔獄但勅主者供湯沐飲

食不去問事明日復往解融桎梏安徐以情實君若無職
強見誣枉軍其列辭當相仰理如審有罪不得誣罔國家
融感吉意即移辭首服

又曰黃昌為蜀郡太守密捕得盜師一人悉使疏諸縣強
盜密往捕錄其諸小盜皆原其死謫作棧道以代民便由
是道不拾遺獄至連年無有重囚

又曰高豐字文林為鄮縣獄吏刺史虞孟行部到旬日鄮
縣僻効鄮長將囚徒就所在錄見林被文書開獄下簞不
肯送徒自請諫曰明使君乘法駕駢駟御命理寃當縣七
而至今乃遙召囚徒欲省更煩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士之濱莫非王臣鄮獄非漢地乎囚徒終不出縣特望矣

軒迴輪向鄮孟遂到鄮

襄陽耆舊記曰諸葛亮出關中使馬謖統大衆在前為魏
將張郃所破坐下獄死時年四十九歲終與亮書曰明公
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惟殛鯨與羽之義使平生之
交不虧謖雖死無恨於黃泉

博物志曰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三代之異名也
又徃狂者亦欲別名

韓陽天文要集曰貫索貴人之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
出

搜神記曰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其身數丈
其狀像牛青眼而矐精四足入土動而不死者官驚懼東

方朔乃請酒以灌之灌之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荅曰此
名為患憂之氣之所生此必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
者之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此
乎

東方朔曰孝武皇帝時行甘泉至長平坂上馳道中央有
虫覆而赤如生肝狀頭目口齒鼻耳盡具先軀旋頭馳還
以聞曰道不可御於是上止車遣侍中馳往視之還盡莫
知也時東方朔從在後屬車上召朔使馳往視之還對曰
惟哉上曰何謂也朔對曰秦始皇時拘繫桀罪幽殺無辜
衆庶怨恨無所告訴仰天而歎曰惟哉感動皇天此憤氣
之所生也故名之曰惟哉是地必秦之獄處也上有詔使

丞相公孫弘案地圖果秦之獄處也上曰善當以去之朔
曰夫積憂者得酒而去之悟酒置中立消靡上大笑曰東
方生真所謂先生何以報先知聖人哉乃賜帛百疋異死
曰建康陵欣景平中死於揚州作部冠辰當葬作部督夢
欣云今為獄公姥祖父有期莫由日及勞君解謝今得於
遺督不信夜後又夢言辭轉切因歌一曲云生時世上人
死作獄中鬼不得還墳墓灰沒有餘罪督覺為謝神從此
便絕

劉義慶幽明錄曰晉廬陵太守龐參字子及上祖坐辜繫
獄而非其罪見螻蛄行其左右相謂曰使爾有神能活我
死不當善乎因投飯與螻蛄食盡去有頃復來利軀稍大

意異之復與食數日其大如指及當曰血螻蛄掘壁根為大孔破得此出土後遇赦得活矣

齊諧記曰吳當陽縣董昭之業船過錢塘江江中見一

蟻著一短蘆惶遽畏死使以繩繫護著船船至岸蟻得

出中夜夢見一人烏衣來謝云僕是江中報君有急難

當見先語歷十餘時江左劫盜從余杭山不為劫主繫

餘杭獄昭之曰准蟻至荀玄緩急常告今何處告之君

囚言但取兩三蟻著掌中祝之昭之如其言暮果夢昔

烏衣人言云可急去入余杭山天下既赦今不久出於

是便覺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余杭山遇赦遂得

免

桓子新論曰近哀平明道士臨淮董仲居坐繫獄病死

數日月陷生虫吏捐棄之便更活云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三 據董叔新鈔本校 計十頁

太平御覽六百四十三

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四

刑法部十

械

拳

鎖

鉗

械

易象卦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

又噬嗑曰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校者以木笮也即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

傳曰欲雙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

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

同一轆繫之

又曰宋華弱榮善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優謗也子湯怒

以弓楛華弱于朝

干蕩樂響也張弓以貫其頭若械之在手故曰楛



司武而格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也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也

說文曰桎手械所以告天桎足械所以質地也

史記曰桓公乃詳為召管仲欲其心實欲用之鮑叔牙迎

受管仲及堂阜而脫之桎桎

漢書曰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應邵曰智畧令各有當盜械者皆頌繫音言見寬容但處

曹吏舍不入堅牢盜械心恐其亡故着械不謂盜竊乃械也

謝流後漢書曰赤眉入長安時式侯恭以弟盆子為赤眉

所尊故目繫赤眉至更始奔走式侯從獄中參械出街中

見獄門中

魏畧曰賈逵為丞相主簿王欲征吳逵諫之王怒付獄獄

吏以逵主簿不郎着械逵曰促我械王且疑我在近軀求

緩于卿將遣來察着械逵訖而果遣視之

江表傳曰孫策得太史慈即勅破械使沐浴賜衣巾并設

酒食

魏志曰田豫為汝南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及前太守收其

党五百餘人皆當死豫悉寬慰喻破械遣之諸囚叩頭願

効即相報語群賊解散

吳志曰陳表傾意待士皆染為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

難士施明明北得收考極毒雖死不伏廷尉以聞權以袁

使自以意求其情寔表便破械沐浴具其衣服厚設酒

食欲以厚之明乃首服

晉書曰范廣為堂邑令丞劉榮坐事堂死郡以付縣榮即

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斲還榮亦如期而返縣堂為野
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遂自着械

又曰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寔將指冀
州兩胡一枷石勒亦在中

又載記曰苻丕敗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
義誦觀世音經至夜立開械脫出于重禁之中若有人脫
之者遂奔

後魏書曰孝文太和初時法官州郡縣多為重枷復以繩
石懸于囚頭傷肉置骨勒以誣服吏以為能帝聞而傷之
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疑辭者不得大枷
又曰宋翻為河南令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方結尾

青至讞為縣主吏請焚之翻曰且置南墻下以待豪滑未
幾有內監楊小駒請縣請事翻色不遜翻命取青色以鎮
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宣武天怒勅河南尹惟之翻具
自陳伏詔曰卿固違明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曰造
者亦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於施百姓欲待究暴之徒如駒
者耳於是威振京師

三國典咎曰東魏中尉來遊道限外受故選狀嗣渤海王
怒而禁之獄掾欲為之脫枷遊道不肯曰此王命所着不
可輒脫王聞而宥之

北齊書曰庫秋干封武章郡王其子士文為具州刺史性
孤直其子啗官厨餅枷於獄累日杖一百步送還京

蕭子顯齊書曰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
於都戴錦為歐陽式所得繫充州獄太祖遣薛淵餉僧靜
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吏飲醉以刀刻械手自折
鎖發屋而出歸太祖

後周書曰柳慶為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
孟氏婁為凶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趣令親禁孟
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欣
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
孟氏依倚權威復虐之狀言畢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歛
手不敢侵暴

唐書曰酷吏來俊臣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

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看即臣五曰失魂膽六曰實

同反七曰反實是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

又非寢處糞穢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

山海經曰貳負臣曰危與貳負紮突窳帝乃桎之䟽屬之

山桎其右足也桎械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郭璞注曰漢

上郡發盤石石室得一人徒役被髮及縛械一足以問郡

臣莫能之知劉子政案此對之帝驚大於是持人爭李

又曰太山之中有木山者有木玉山上名楓木蚩尤所無

桎梏

尤死曰新野庾紹之少字道遐與南陽宋協中表之親桓

云時庾為湘東太守病亡協以義牒中君起服茱萸酒一

小兒通云庾湘東湏臾便至兩肺着械既之而坐

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呂氏春秋曰齊有善相狗者其隣畜之數年不取鼠以告

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志在麋豕鹿不在鼠也欲其鼠則

桎之其隣桎其後則狗取鼠矣

賈誼書曰紂作桎數千矧諸侯之不附已者而桎桎之文

王桎桎囚于姜姜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

之民連桎而流之於河民輸桎者以手撒之弗敢敗之跪

入之水不敢投也昔者文王擁此故思愛文王猶敬其桎

况其法教乎

風俗通曰延加中京師長者皆着木屐婦人始嫁至作漆

盡玉采為系謹案黨事始祭傳詣黃門北寺臨時惶恐不

能信天任命多有逃亡不就桎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

少婦女皆被桎桎應木屐像矣

又曰械戒也所以警戒使為善也桎實也言其下垂至地

然後吐情首實

語林曰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着械來歎其手快曰君

一絃不調中散與琴調之聲更清婉問其名不對疑是蔡

伯喈伯喈將亡亦被桎桎

琴音

周禮秋官上曰于囚掌守次嚴凡囚者上罪桎拳而桎王

之同族拳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拳者兩手共上雖有上罪

或拳或在而
弊舊所也

晉令曰死二罪械加拳手

趙書曰後石率精騎五千襲邵續一戰生擒續於青丘鉗
頸拳手於襄國青陽城門頭頭釋囚

鎖

說文曰銀鐙鎖也

漢書食貨志曰王莽為貨有誹詛者郡國檻車鐵傳鎖
送長安鍾官

又王莽傳曰民犯錢五人相坐入官為奴婢其檻車兒
女步以鐵鐐銀鎖其頸傳至鍾官奴以千萬數

華嶠後漢書曰佳鈞為西河太守與袁紹起兵董卓收鈞

父烈下之郡獄銀鐙卓誅烈得歸長安也

王隱晉書曰石勒鎖荀希頸以為司馬而友怒之

南史曰丹徒縣令沈嶺之以清廉拒罪嶺之吳典武康人

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曰至遂鎖繫尚方

歎曰一見天子足矣王召問曰復欲何陳荅臣坐清所以

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

誰嶺之以手扶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

必令清譽曰至嶺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无罪重除

丹徒令

又曰褚玠除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

賂通姦全丁戶類多隱沒玠鎖次的等具狀啓臺宣帝手

勅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

三國典畧曰梁湘東王以鮑泉圍湘州久不陷使平南將

軍王僧辯代為都督數泉十罪舍人羅重權師齋伏三百

與僧辯俱發先令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

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賊不足平俄而重權先入

僧辯繼之泉方拂席而坐僧辯曰鮑即鄉有罪令旨令我

鑠鄉勿以故意相待羅重權宣令即鄉之於牀側泉奉止

自若謂重權曰稽綬王師甘受其罪但恐後人更思鮑泉

之憤耳僧辯意甚不平泉乃為啓日申拜謝淹遲之罪湘

東怒解之釋之

宋鮑孝子傳曰繆垂字文雅東海蘭陵人父忽得患醫藥

不給藥晝夜叩頭不寢不食氣息將盡至三更中忽有二

神引鑠而至求哀曰尊府君昔紅見侵故有怒報君至孝

所感作為天曹所攝鑠銀鐺裴驚視父已差云吾病恒見

二人見持向來忽不見裴乃具說父曰吾曾過五子胥廟

引二神像置地當此是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居風山去郡四里夷人從太守裴庠求市

此山云出金既不許尋有一姬行田見金牛出食斫得鼻

鑠長丈餘人後性徃見牛夜出其色光耀數十里

鉗

說文曰鉗鐵有所劫束也鈇脛鉗也鈇音

史記曰衛青平陽人其父為吏給事平陽侯家妾通生青

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
為兄弟青嘗至衆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
侯青嘆曰人奴得吾言置即足矣安得封侯
晉律曰鉗重二斤翅長一尺五寸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四

據黃板精鈔本校計六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五

刑法部十一

象刑

誅

輶上字六

烹

象刑

尚書太傅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
漸唐象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純者時人尚德義犯
耻中刑雜履屨屨也下刑墨矇矇中也使以下以居州里而
民耻之

漢書刑法志曰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
古无肉刑治古謂上古有象刑墨黥之罪非赭履衣而

不純非草也錄錄示有耻也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

莫觸罪邪獨无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人不犯法即象刑无所施也或

觸罪莫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

至重而刑至輕民无所畏乱其莫大焉故象刑非生於治

古方起於乱今也如享日古无象刑也所以有象刑之言近者起於今人惡刑之重放遂難言古

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

白虎通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助治順天之度

也故懸爵賞者示百所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傳曰

三王內刑應世以五刑者五常之鞭策刑所以五何法五

行也五帝畫其制象五行也

誅

書曰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生之誅

又曰商罪貫盈天命殛之予不順天厥罪惟均

禮由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不

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側顛倒也則反則也皆謂南省視之也

又曰以足蹙路馬皆廣敬也路馬有誅君之馬誅罰也

周礼秋官下曰布憲掌憲邦之刑禁傷人見血而不以

告者攘獄者過訟者故以告而誅之謂吏民相殺傷見與者攘獄者距却不受

地過駭

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傳曰禮無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郊戮

刻本百字乃有字之訛今本書亦有黃氏抄本無疑脫六百三十六引作示有所勸也應世以五下重五字

之于兩觀之下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此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居處足以撮徒成黨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強禦足以及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不可不除夫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何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吾始誅之不亦可乎史記曰二世遵用趙高之法乃陰與謀曰大臣不服富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

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重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之心實不服今上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以除去生平所不可者願陛下遂從時無疑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漢書曰誅彭越盛其醢以偏賜諸侯

又曰公孫弘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璜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墟夫為人臣見年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而臣之斲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按此自夫為人臣云
起至崔鴻前涼錄
條止皆錄為之文據
篇自晉書曰條
至後漢書第三
止皆此篇之文據
五錯 補唐

墟字下之文錯
在後錄篇趙
書條伏誅下
而已云云與此
接

史記曰秦法兵攻商君殺之於鄭澠池秦惠王車裂商君殉曰莫如^{高執者遂}跣反威商君之家

又曰張儀西說趙王曰蘇秦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之不可亦以明矣

漢書曰陳勝初令姪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晉已狗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為秦有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

蔡過秦軍宋留以軍降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狗

續漢書曰張角別黨馬元義為山陽所捕得鎖送京師車裂於市

崔鴻前涼錄曰武威姑臧氏曰白興以女為妻其妻妬之興怒以妻為婢以女給使郡縣以聞張駿大驚曰自古所

未聞也將為恠乎其姑城市輟然之是月沉陰昏露

四塞又曰前秦錄曰池陽民惑其婦言而欲煞母遂車載

母辭詣親家人南山母曰汝詣親家何至是也兒曰老婢

何言遂下母於嶮谷之間脫衣將殺之初婦謂其夫曰不

可不得中衣來也兒不欲手脫背坐孺聲令母自脫母泣

曰我生養汝汝至於今日汝信婦言在欲煞我可不乞我

此衣兒怒曰老婢復何言母呼曰天神山神當見此不言

未卒聲見所持刀忽貫其項而煞投於山穴母乘車却

歸昏而反家婦謂其夫還逆問曰得中衣來不母馳告隣

里收其婦送官郡縣以聞堅驚曰宇宙之內乃有此事

將非恠乎於是輟而煞之

崔鴻南燕錄曰慕容超即位太后告超曰左僕射封嵩
數殷丹下車訪問嘗具陳奴不當死誅姑女改葬孝婦丹
如其言天應雨注

襄陽著舊記曰李衡聞王衡隨有人物往之衡曰多士世
尚書劇曹郎才也後數年校事郎呂壹操弄權柄大臣逼
畏莫敢言或問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力薦衡為
郎衡一引見口奏數千語孫權有愧色劉助復告壹
壹即伏誅

世說曰桓宣武之誅袁真也末當其罪世以為冤馬袁真
在壽春嘗與宣武一妾妊焉生玄及慕亦覆桓族識者以
為天理之所至

輟

釋名曰車裂曰輟輟也者散也支躰分散

傳曰齊天殺子廔而輟高渠彌車裂

又曰楚子為陳夏氏乱故伐謂陳人無將封於少西氏遂

入陳然夏徵舒輟之栗門

又曰楚觀起寵有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

人患之王然子南於朝輟起於西境

孔叅子曰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諫不聽子高見齊王曰

聞君行車裂之刑夫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

切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耳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

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合五帝之性有哀樂喜

陳字動字据另
本校黃氏抄本
世三子

另本亦作封

常

今本書作士無定表
疑此士庶下當有無字

抄本誅字另
行字二概

怒無不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多犯法以法之重無所措
手足故也今天下悠悠士庶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
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為難而刑酷刑以惧遠近國內之
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得以
聞是為自居於中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刑紂也且誅
晉書曰劉裕誅諸葛長民士庶咸恨正刑之脫若繹桎梏
馬
宋書曰謝朓初告王敬則反朓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
乎我不殺王公王因我而死
莊子曰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
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幽乎鬼者然後能獨行也

紂也下脫文
錯在前誅篇
漢書第二條
夫為人臣云
與此接

另本作艾釋

列子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富子產執政作行
刑鄭國用之救難子產之治子產俄而誅之
慎子曰有虞之誅以懷中當墨以草纒當劓以非履當剕
以艾鞞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辭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體
繫其肌膚謂之刑畫盡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
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
韓子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鮪諫曰不詳哉孰以天下傳之
足夫堯不听本兵誅之於郊共工又諫流於幽都天下莫
敢言

又曰太公東封齊陞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獮華士昆弟二
人立議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飲

無吾求上於太公至營丘使執而殺之周公聞發急傳問之太公谷曰今有馬如驥之狀天下至良也驅之不前引之不至左之不左右之不右賢士而不為王用驥之不可以左右是以誅之

會稽典錄曰孟嘗仕郡戶曹史上虞有寡婦雙養姑至孝姑卒病亡其女言縣以雙煞其母縣不斷理結竟言郡七報治罪嘗諫以為此婦素名孝謹此必見誣固諫不聽遂抱具獄文書哭於府門後郡遭大旱三年上虞尤甚

又曰秦豐田戎連兵黎丘距漢上遣朱祐守豐議者以為豐見連年勢必因上自往豐必降上往招豐出惡言後數月豐降祐檻車傳及母妻子送洛陽大司馬以漢劾奏祐

知豐狡猾圍守連年上親至城下而遂悖逆天下所聞當伏夷滅之誅不時斬截而聽受降天將帥任大不敬上乃誅豐召佑

王隱晉書曰解結與孫秀不協秀誅張華陷煞結并欲誅結弟系梁王彤救之秀曰我於水中蟹尚惡之况其兄弟耶晉書曰孟玖讚陸機於城都王穎言其有異心將軍王闡郝昌公師纂等皆玖所用與季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幔繞車手坎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着白袷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幃幃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

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

又載記曰昌黎尹孫伯仁護弟比支支弟乙投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馮跋之立也並與開府而跋未知所由是有怒言每於朝享之際常拔劔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帶於散將豈是漢祖山河之義乎跋怒誅之

趙書曰臨元侯侯崔約字道恭與太子詹事鵠怒琠會朝琠患目痛問約用何方治為佳約戲言唯溺取愈琠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眈也正可溺中琠入奏天子怒約父子伏誅而已至賀屈厘壞為馬廐車痺室矣唯慶以惇謹終丞相位其餘盡伏誅

又曰上遣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

言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毋弟妻子皆伏誅

後漢書曰梁冀誅李固而露尸於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

又曰梁冀專權其同已者榮顯違逆者劔死同僚側目臺閣機事先以聞冀乃得奏御內外恐懼上下鉅口天子恭已而已不有所親任上既不平之矣冀私憾專殺議郎邴遵上愈益忿八月癸酉上問小黃門唐衡曰左右誰與梁氏不相得者衡荅曰單超左悺音上呼超悺入室上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內外公卿已下從其風者今欲誅之於當時意如何皆對曰誠固賊當誅之日久臣

等弱少未知聖意如何上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
圖之易耳但恐陛下腹中狐疑上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
復何狐疑於是命衛呼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得數言
恐爲人疑丁丑其心疑超等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
其變瑗勅吏收惲自外謀圖不軌於是帝幸殿召公卿
勒兵使者收與大將軍印綬更封比景部卿侯黃門令瑗
將虎賁劔士卒千人司隸與其捕與宗親送維陽獄無少
長皆誅之與自殺坐與所連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二
十石死者數十人與故吏賓客免絀者二百餘人朝廷
爲之空一

又曰鍾離意爲瑕丘令史有檀建者盜竊盜縣內意屏人
問狀建叩頭伏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
酒謂曰吾聞无道之君以辨殘人有道之君以义行誅子
罪命也遂令建進藥死

又前秦錄曰有司秦人有盜其母之錢而逃者請役之四
裔太后聞而怒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當棄之市朝柰
何投之方外乎方外豈有无父母之鄉乎於是輟而殺之
淮南子曰甚弘周宣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
雨之變律曆之數无所不通也然不自知車裂而死

刘向說苑曰秦始皇太后不謹幸即摻毒封為信侯專國
事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與鬪者
走白皇帝大怒毒因作乱咸陽宮始皇取毒四支車裂之

取皇后遷之長官

桓寬益鐵論曰李斯相秦籍天下之勢志小方乘及其囚於囹圄車於云陽之市願負薪入東門雖也蔡徑不可得也

烹

釋名曰煮之於鑊曰烹若烹禽獸之肉也

左傳曰澠伯明氏之說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也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澠行媚于內內宮信施賂于

外愚弄其民也欺罔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樹之詐愚以取其

國家也樹立外內城服詐信羿猶不悛也悛改將歸不田羿獵

家都殺而烹之以食其子食羿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

殺之於

又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烹之公使往伊戾

請從之公曰我不惡汝乎對曰小人之事君也惡之不敢

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供其內莫供

其外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許作盟處太子乃縊

也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囚太子乃縊

而死公徐聞其罪也乃烹伊戾

又曰楚白公為亂既死其徒徵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

死焉乞曰此事也克則鄉不克則烹何害固其所也乃烹

石乞

史記曰齊威王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

釋名

左傳曰寒

夷氏

文選官者傳論注引
此亦無無字或按於其
下添無字非

卿上另本依左傳增
為字非

另本有公字

使使親視田野不辟民貧苦昔者趙攻甄子弗能勅衛取薛竣子弗知是子以弊厚吾左右以其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并烹之

又曰主父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養死則五鼎烹

漢書曰韓信問酈食其憑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渡兵平

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言其與韓迺信同謀

烹食其

又曰韓信以罪廢為淮陰候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酈

通之言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蒯通通至上欲烹之

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

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

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可殫誅上乃

赦之

晉中身書曰劉寅於厭次縣築壘拒石勒勒後虜執寅以

鑊湯煮之

韓子曰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

子而遣之樂羊於幕下而饗之

呂氏春秋曰齊王疾痛使人迎文摯至視王疾謂太子曰

非怨王則疾不可活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

已王疾臣與母以死事之願先生勿患也摯曰諾與太子

期而至將往不當者二齊王固已怒矣摯至不解履登牀

問疾王不怒與言摯因出固辭以重怒王吐而起疾乃

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烹華太子與王左右爭急之不得果
以鼎烹華爨之三日二夜顏色不變華曰誠欲殺我則胡
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乃死

新序曰田單處中年佛時以中年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
曰毋我者受邑不吾與者於大夫從之至於田單曰義士
死不避斧鉞之罪窮不受軒冕之服死義而生不仁而富
不若死寒衣將入鼎佛時說乃止趙氏攻取之間田單不
肯與也求而賞之單曰不可也一人奉而乃夫俛首智者
不為賞一人而斬乃夫義者不取我受賞使中牟之士皆
耻不義吾去耳遂之南楚

英雄記曰董卓攻得李吳張安畢主范中生烹之二人臨

入鼎相謂曰不同日生我同日烹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五

據黃氏新鈔本核計十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六

刑部十二

斬

梟首

棄市

考竟

斬

釋名曰斬斃也斃加兵即斷也

周書曰武王使尚父以大率卒馳商師大崩商莘乃內登于

鹿臺之上自燔王崩于火武王先入乃射三發而後下車

擊之以輕呂也斬之以黃鉞懸諸大白旗乃適二女之

所射之王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旗

左傳成上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

之矣郤子速使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家語曰邾谷之會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公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疋夫矣侮諸侯者罪應誅請有司速加法焉於是斬侏儒手足具處齊侯俱有慙色

史記曰韓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已斬坎當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竒其言狀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

又曰張蒼坐法當斬解衣身長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救勿斬

漢書曰王訢齊南人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祿陽令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群起繡衣御史暴滕之逐捕盜賊以軍法從事二千石以下勝之過祿陽欲斬訢解衣伏鎖仰天言曰使軍事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相結厚也

東觀漢記曰任光字伯卿初為卿嗇夫漢兵攻宛軍人見光冠服鱗明令解衣將斬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

後漢書曰趙王在長安為赤眉所得赤眉欲斬之白馬從事見趙王儀狀鬚眉美好絕衆護而活之

又曰獻帝疾愈大會未央殿董卓朝服升車而馬驚墜泥
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
宮左騎右步屯衛周匝令呂布扞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
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同心勇
士十餘人偽着衛士服於此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
不行惟懼欲還呂布勒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衣甲
不入傷臂墜車頭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
大罵曰庸狗敢如是耶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生縛
田箴及卓蒼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官陞
內外士卒皆稱萬歲

魏畧曰京兆鮑出字文才值世飢餓出覓食後噉人賊以
繩貫其母手掌驅出走追斬賊得其母還

魏志曰于禁字文則昌稀叛太祖遣禁征之禁急進攻稀
與禁有舊請禁降諸將皆以為稀已降當送太祖也禁曰
諸君不知公常令先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
之節也稀雖舊交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稀訣霄涕而斬之
郡中震慄無求不獲

又曰夏侯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奉勳自若
又曰鄧艾父子既因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
死本營將士追艾檻車迎還衛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綿
竹西斬之

蜀志曰魏廷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麟

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後為馬岱所斬

又曰劉璋勅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陽琛責以無禮斬之

又曰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日大事誰可立功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退以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

晉書曰楚王瑋既誅汝南王亮衛瓘尋又詔解嚴云瑋矯詔解嚴斬刑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流涕言此詔書也奉此而行謂為社稷今更為罪託体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歎欷不能仰視

又曰荀晞字道將河南山陽人為兖州刺史斷決如流人不敢欺以從母子為都護犯法晞斬之既而素服哭曰殺汝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以嚴刻斬戮號曰屠伯後為石勒所殺

又曰石閔仕偽趙石鑒為侍中錄尚書事鑒使石苞夜誅閔不克反為閔攻殺鑒苞等胡人欲殺閔踰城不可勝數閔知胡人不為已用頒令下每人斬一胡文官賞爵一級武宮立拜牙門時一日之中斬一胡萬人於是鼻高多鬚濫死者甚衆胡人死至二十餘萬

又曰皇甫謐子方回少遵父操永嘉中博士徵不起避亂荆州閉門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后衣耕而後食南土人士

咸存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王敦弟王廙代侃廙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大行誅戮立威以方回為侃所禮責其不來詣已乃收而斬焉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三十國春秋曰丙寅丞相斬都運令史淳于伯于建康於是以前以刀拭柱血逆流至二丈二尺下四尺五寸其直如絃

後魏書曰段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以知之告者曰暉置金於馬韉中不欲逃走何由尔

也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

齊書曰庾弘遠字士操清實有士譽仕齊為江州長史刺

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崔航將刑索帽着之曰子路結

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

又曰陳顯達起兵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趙

譚注稍刺落馬斬之於籬側血涌前籬似淳于伯之被刑

也

崔鴻前趙錄曰卜栩隱于龍門山嘗與郭璞論易栩曰吾

大厄在四十一亦未見子之全與璞曰終無禍在下南不

在此也鎮北斬冲攻太原不克歸罪於栩斬之劉聰大怒

曰此人朕所不加刑冲何人哉遣御史臣諸衍持節斬冲

也

隋書曰刑部侍郎辛寧嘗衣緋輝裕云利於官上以為厭

蠶將斬之蘇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

曰卿惜辛寧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穎將綽斬之綽曰

抄本雜字下
空一格

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卒宜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
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
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漢新書曰奉車都尉竇固征匈奴騎都尉秦彭副固令彭
別屯彭擅斬有司馬固奏彭不由督率賊殺人公卿議皆
以為固議是公府掾郭躬以為彭得專斬人上曰軍正校
尉一統督何以得專殺躬對曰一統將者謂在部曲也今
彭別將兵軍事至急勢不得關督將有詔躬上殿令尚書
令與公卿雜難躬曰督將受輔鉞稱令故得擅行法都尉
別得行軍法何以明之躬對曰軍正校尉別將兵假斧鉞
即得專軍法難者曰今不假故不得擅殺躬曰漢制假斧

戟以當鈇鉞議者皆屈上從之

晉朝雜事曰夜遣通事令史張林黃門令史駱休開神虎
門迎故大傅趙王至太極殿前召收中書監張華侍中
朝謚尚書裴頡解結侍郎杜斌等斬之於東鍾下華等大
呼自稱忠臣張林誥之曰公等知太子無罪何不諫諫若
不從何不去也遂斬之

華陽國志曰王濬自城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七萬人
伐吳臨發斬牙門將李延所愛將也以爭騎斬之衆莫不

肅

商君書曰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顛頡後至吏請其
罪若曰用事言吏遂顛頡之首以徇晉國之士皆惧曰顛

頡之有寵所以狗而况我乎

韓子曰禹遇諸侯會稽之上防風後至禹斬之

王韶孝子傳曰周青東郡人也母患積年青扶持左右身
体羸瘦材里乃斂錢管助湯藥母痊許嫁同郡周小君疾
未獲成禮乃來見青屬累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供養
為務十年中翁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誓以匪石翁姑並自
殺女姑告青害殺收考遂以誣款七月刑青於市青謂監
殺者曰乞樹長竿繫白旛青若殺翁姑血人泉不殺血上
天既斬乃緣竿上天

梟首

傳曰叔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寧風棘上

漢書曰三族令先黥剗斬左右趾梟首菹其骨謂之具五
刑

又曰漢王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梟故塞王欣頭
櫟陽市

又曰五行志曰江充搆巫蠱太子宮太子乃斬充率兵與
丞相劉屈氂戰太子敗走自殺明年屈氂復坐呪詛腰斬
妻子梟首

續漢書曰張濟為河南令中常段珪奴乘犢車于道濟即
收捕梟首懸尸珪門也

後魏書曰宋鴻貴為定州北平府叅軍送成兵於荊州坐
取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又踈凡不達律令

見律有梟首之罪乃兵斷之手以水洗然後斬決尋坐伏
法時人哀兵之苦嘆鴻貴之愚也

廷尉史事曰河內太守上民張太有狂病病發殺母弟應
梟首遇赦謂不當除之梟首如故

棄市

禮曰行人於市與衆弃之

史記曰秦皇平六國制天下藏詩書及偶語弃市

漢書曰中元二年改磔曰弃市應劭曰先諸死刑皆死之
市改曰弃市曰非妖逆不

也

又曰竇嬰矯先帝詔當棄市嬰陽病靡不食欲死或聞上
无意殺嬰復食治病

抄本乞見
下宜格

晉書曰范堅迂尚書右丞相時廷尉奏殿中吏邵廣盜官
幔二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云
年十二操黃幡搗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投為奚官奴以贖
父命尚書朱映議以為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事遂行便成
永制堅亦同映議

又曰咸和二年句容令孔恢罪弃市詔曰恢自陷刑網罪
當大辟但以其父年老而有一子以為惻然可憫之

隋書曰文帝意每尚慘急奸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掣盜
人間強盜亦往往而有帝患之問群臣斷禁之法楊素等
未及言曰帝朕知之矣詔有人能糾告者沒賊家產業以
賞糾人時月之間內外寧息其後無賴之徒候富人子弟

出路者而故遺物於其前，偶拾取則擒以送官，而取其賞。大抵被陷者甚衆，帝知命乃盜一錢已上，皆棄市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凜凜焉。

考竟

釋名曰：獄死曰考，竟考竟者，考得其情，竟其命於獄也。

後漢書曰：陽嘉三年春，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須得澍雨。

又曰：丹陽方備，明風角為洛陽命。功曹是家憲，客客為憲所風，夜殺人，斷頭着奩中，置廐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近問誰所殺，有頃曰：死人言為功曹所殺。叔功曹考竟，又曰：向相字甫，與性卓詭不倫，狀如學道，又以狂生張角

起相，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滅。張讓、譖相與角同心，收送黃門北寺獄考竟之。

又曰：董卓被誅，蔡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懌言之，而撲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而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與為逆哉！即收付廷尉考竟，其罪豈陳不謝之黔首，則足繼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馬。尉曰：碑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史，為一代典，且忠孝素著，而所作無名，誅之無乃失名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有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之具

訓議日禪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制
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前堂五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六

據黃氏新鈔本校

計八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七

刑法部十三

殺

殺

三族刑雜祀死附

釋名曰殺竄也理之使不復見也

周禮秋官上曰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斬以鐵若今

若今棄市也謀為姦寇九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

之焚之燒也易曰焚而死棄凡殺人者陪諸市肆之三日

刑盜于市陪猶陳尸也

又司刑職曰殺罪五百鄭玄曰然死刑

尚書太傳曰武王殺紂而斷公子祿父使管叔康叔監祿

太平御覽

六百四十七卷

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長也使召公奭為傅周

公身居位聽天下為政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

利王奄君薄妬為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幼周公見疑

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言周弱且不知欲然後政也然後祿父三

監反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

禮曰知婁定公時有殺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矣席曰

是寡人之罪也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

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言諸臣子孫無尊卑殺其

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明其大逆不蓋君踰月而后舉

爵自貶損也

又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析律

析賣法令也言改作謂交易官與物之作淫聲異服寄

技器以疑衆殺奇聲鄭聲之聲異服若驟鷓鴣也變棄行

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而澤以疑衆殺此謂虛尊

也假於鬼神日時卜筮以疑衆殺今用時喪葬筭蓋家

制此四誅者不以聽

左傳襄六年曰齊子尾害問丘嬰欲殺之使師師以伐陽

州我問師故齊魯以師往問子尾殺問丘嬰以說于我師

又昭四年曰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書曰楚殺

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又昭四年曰楚子伐甲而饗祭侯於中醉執而殺之刑其

士七十人

論語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夫

史記曰二世使使殺公子將閻將閻曰朝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賚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昆弟皆流涕自殺

又曰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殺有大罪法及內史蒙恬喟然曰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墜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斷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吞藥自殺

又曰秦昭王賜白起劔令自死武安君曰我固當死矣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坑之是以死乃引劔

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

華嶠後漢書曰梁與聞雀疇才請與交與行多不軌琦數誡之不能受琦以言不從失意為白鵠賦異知刺已大怒幽之空谷數月得出後竟殺之

范曄後漢書曰陳蕃上疏欲急誅侯覽等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怒蕃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劔入丞相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如云竇氏不道耶王甫時出與蕃相逐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弟兄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醮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耶公

為棟梁柱橈阿黨復焉求賊使令收蕃番拔劍叱甫甫兵不敢近乃蹴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廩假否即害之

吳志曰人詐告樓玄謗諸政事革覆上疏乞玄自新孫皓疾玄名聲復徙玄及子男處付交阯病張棄使以戰自効陰別勅棄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玄一身隨弃討賊持劍步見弃輒拜弃不忍殺玄會弃暴疾卒玄殯弃於器中見勅書還自殺也

王隱晉書曰周據字子隱陽羨人始為中書省事時女子李忽覺父北叛時殺父處奏曰覺父以偷生破家以邀福子圍告婦懷羸給舌忽無人子之道証父攘羊傷化汗俗

宜在投俾以彰凶逆俾刑市朝不足塞責奏可殺忿

唐書曰宰相宋申錫鄭注所構獄自內起崔玄亮首率諫官請對與文宗徃復數百言文宗不省其計欲真申錫於法玄亮泣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左右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言殺之然後察之方真於法至今聖之代殺一凡庶尚須合於典法况無辜殺一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為申錫也文宗為之感悟玄亮由此名重於朝

又曰興平縣人上官與因醉格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與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棕以其首罪免父有光教義請減死配流王彥威曰殺人者五百共守若許殺人

不死是教殺人與雖免父不命減死

山海經曰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九山相柳之所
拔厥為溪澤禹殺相柳其血脈不可以樹槩乃以衆帝之

臺

曹操別傳曰始袁忠為沛相簿待操沛公桓邵亦輕之及
在兖州陳留邊邊讓頗笑操搥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
州操遠速使就太守士燮盡族劬劬得出首拜謝於中庭
操謂曰跪可解死耶遂殺之

孟子曰孟子謂齊宣王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
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故曰國人殺之也信當真刑大解之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又

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
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
為士師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燕有罪王首當誅之燕有

齊故不可

搜神記曰漢宣帝之世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
子及其將分妻子而不可均及致事爭訟廷尉范滎壽斷
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毋不從父也請戮三男以鬼
還毋帝嗟嘆曰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厭人情也
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

太公金匱曰殺一人而千人恐者殺之殺二人而萬人動
者殺之殺三人而君振者殺之

三族刑

尚書秦誓曰令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史記曰秦始皇平六國制天下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

又曰陳稀反韓信欲謀發兵欲以奪呂后太子其舍人得罪於信告信欲反於昌后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嘆曰吾悔不用蒯通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漢書刑法志曰漢興尚有夷三族之令今日當三族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誅者又

先斷舌故請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后新垣平謀逆復行三族之誅又曰五行志曰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俱誅謀為逆發竟腰斬夷三族

後漢書曰少府耿紀丞相司直常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

又曰建安五年車騎將軍董承騎校尉和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殺董承夷三族

魏志曰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李霍夷三族

又曰太傅司馬宣王克奏大將軍曹爽及尚書丁謚鄧錫
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
通姦夷三族

三十國春秋曰魏帝謁陵曹爽及弟義訓彥皆從高祖命
授兵召公卿於廟堂奏皇太后廢爽丁酉斬爽義訓彥夷
三族

雜死用

韓子曰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族林木盡於棺槨桓公
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幣林木盡則無以為
守備如民之厚葬不休柰何管仲對曰凡民之有為也非
名之則利之於是乃下令曰棺過度者戮其尸罪當喪一

夫戮無名罪當喪者無利無名利名何故為之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沉鸛繳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

鸞繳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繳來之今吾好士六

年矣而鸞繳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吾善也

淮南子曰夏桀殷紂生燔人辜頡者為炮烙鑄金柱鑄金

火其下以入置上
入火中而對笑也

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

觀刑何無惻恒之心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以為樂臣君

之股肱何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不得我刑

之龍逢曰臣觀君冠危石也臣觀君履春冰也未有冠石

而壓蹈春冰而不陷桀笑曰是日亡則與俱亡子知我之

另本作龍逢趨歌
日造物勞我云

故上脫字乾本同

前字子行

亡而不自知乎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龍逢歎趨造作
勞我以生息我炮烙故涉新我樂而人不知赴火而死

按字引作龍逢
行歌曰造化云則
此當作趨歌日造
化云利本歌趨
二字倒曰字賦作
乃化之說乾本不
能正其誤於趨下
增而字造下往作
物字未免遲臆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七

據黃氏新鈔本校 計六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八

刑法部十四

黥

劓

臠

剕

宮割

造肉刑

除肉刑

黥

尚書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刻其額而見

罰六兩日鍰
鍰黃鍰也

尚書刑德放曰涿鹿者犂人額也黥者馬羈犂人面也玄

日涿鹿黥皆先次刀斲傷人墨
布其中故后世謂之墨土民也

尚書太傳曰非事之事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

犂疑字誤注次刀斲
乃以刀斲之說謂之
下脫刀字士乃之
謂西陽雜俎引此
可證

太平御覽

卷第六百四十八

一

刑墨

周禮秋官司刑職曰墨者使守門

白虎通曰墨墨其額也取火法之勝金也得火亦變贖而墨也

說文曰黥刑在面也

史記曰秦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刑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白秦民皆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

又曰黥布秦時為布衣年少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漢書曰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為城旦

律說曰男女論

知防寇勇夜暮等長城女子

又曰黥劓之罪不及大夫故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噐噐君也大夫近於君

晉令曰奴婢亡加銅青若墨黥慈兩眼后再亡黥兩頰上三七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廣五分

唐通典曰梁制刳身皆斬妻子捕兵遇赦降死者黥面為刳字十四年又除黥面之刑

劓

尚書呂刑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也

尚書太傳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克攘傷人者其刑

剝

周禮秋官司刑職曰剝罪五百鄭玄曰剝截鼻令令束
剝者使守門

禮統曰剝刑法木勝土決其皮革也

白虎通曰剝剝其鼻也法木之穿土也去鼻亦孔見

漢書曰文帝除肉刑當剝者答三百

楚漢春秋曰正疆數言事而當上使參乘解玉劔以佩之

天下定以為守有告之者上曰天下方急汝何在曰亡上

曰正疆沐浴霜露與我從軍而汝亡告之何也下廷尉劔

贖

尚書太傳曰決閔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贖

尚書刑德放曰贖者脫去人之贖也贖罰之屬五百象七

精

禮統曰贖刑法金勝木去其節目也

周禮秋官上司刑曰刑罪五百鄭玄注曰周改贖作刑

白虎通曰俗說脫其贖也取法金之刻木也

白虎通曰俗說贖正刑食得免者名之曰華華者善祥令

人吉利也或說食免免者令人面免生骸露見醜惡今竟

得之嘉不為已疾也謹按尚書夏禹始作肉刑則天象而

慎其過故穿踰盜竊者骨也逮至暴秦亂獄糾紛烹俎

車裂黔首窮愁飲泣末歎凡人食得免免者令以為佳瑞物類

以感興全已之贖也

刑

尚書呂刑曰刑辟疑赦其罰倍差

周禮利官司刑職曰刑罪五百鄭玄曰刑斷足也刑者使

守門

家語曰季羔為衛士師刑人之足俄而衛亂季羔逃刑者

守門焉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曰彼有竇季羔曰君

子不隊曰此有室季羔入焉既而問其故刑者曰斷足固

我罪也臨當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此臣之所以曉君

也

史記曰孫臏與龐涓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

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陰使召孫臏也到龐恐其賢以刑

列子曰起抄本
另行

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而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

徒陰見說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列子曰魯施氏有二

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以為公子傅

好兵者以刑干楚王楚王以為軍政隣人孟氏有二子所

業亦同問施氏之方施氏告之一子以術干秦王秦王曰

今諸侯力爭安得用仁義遂害而放之一子以法干衛侯

衛侯曰吾弱國豈可稱兵遂以刑之二人讓施氏曰子不

得時也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

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慢刑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

又奉其璞玉又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文王刑其右足文

六十四卷

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
泣盡而繼之血成王問其故曰天下刑者多矣子何哭之
悲也和曰吾非悲刑也夫寶玉而題之以石直士命之以
慢此吾之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剖其璞而得寶遂名曰
和氏之璧

宮割

尚書呂刑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
婦人幽閉次死之刑

尚書太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宮刑

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也割者
丈夫淫割其勢也

周禮秋官上司刑職曰宮罪五百宮者丈夫割其官男
子開干宮者今勢女也

又掌戮曰宮者使守內也

禮曰文王世子曰公侯无宮刑也

漢書曰漢聞李陵降匈奴上怒其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大
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
國家之急彼之不死且欲得以報漢也初上遣二師將軍
出財今陵為助兵上以迂誣罔欲沮貳師為陵趨說下迂

腐刑

造肉刑

尚書呂刑曰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告四方度時勢
所宜謀

宮者
當作丈夫割
其勢女子開
于宮今官男
女也

作贖刑以治天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
平民罔不寇賊鳴義姦冗奪攘矯虜以相奪攘義苗民弗
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死辜爰始淫為劓
剕椽黥三宜之主頌也若民敢行雪刑以殺戮死罪干
雪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擗陰點面以加死辜故曰
商君書曰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且過
故禁姦止過莫若重刑

除肉刑

漢書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獄還繫長安淳于公
无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
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
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天子憐
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
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向法之至也今法肉刑三孟康曰
古左趾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無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
與夫刑至斷肢軀刻肌膚終不息也息主何其刑之痛而不
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除肉刑者有以易之丞相張
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
下七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
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謹議請定
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口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

抄本改白字上
空一格

鉄故以完易。○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凡者棄市罪人獄以決完為城旦春非也。○舍者名也或其罪也當斬右足以其罪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受也

三國典畧曰齊崔謙遷鉅鹿太守恩信大行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造白鬚公不慮不決在郡七載獄無停囚

齊春秋曰齊景真為晉平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未嘗用之

齊書曰薛安都從弟道生以軍功為太司馬叅軍犯罪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拾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結之曰小子無適卿往與手其快安都既迴馬元景復呼之合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刑加罰卿朝廷動臣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土亦無辭相宥因載俱歸安都止

南史曰褚玠為山陰令時舍人曹我達為明習律令與群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書云皇帝清問

下民鰥寡有辭於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群吏萬民如使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劓者如孝文易以髡笞能為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害刑歲生三千人疏奏曰詔太傅李廣才高晉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群僚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為繇欲輕減大辟之條增益刑之數此則起偃為堅化死為人也然臣之愚猶自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若在科條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死施行已久不侍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其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間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王隱晉書曰曹彥議云嚴刑以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衆黥劓彰刑而民甚耻且劓黥則見者知禁彰罪表惡亦足以畏所以易曰小懲大戒豈蹈惡者多耶假使多惡尚不至死無妨產育苟必行殺為惡縱害而不已將至死無以人君無以尊矣故人寧過不殺是以為上寧寬得衆若乃于張聽訟刑以

止刑不可革舊過此以往肉刑宜復肉刑於死為輕減死
五百為重重不害生足以懲姦輕則知禁禁民為非所謂
相濟輕常之法議云不可或未知之也

又曰尚書梅陶問光祿大夫祖納漢文帝故當為英雄既
除輕刑而五百六歲免能復若納荅曰諸聖制肉刑而漢
文擅除陰已來無勝漢文帝者故不能復非聖人者無法
何足為英雄於是陶不能對隱曰征西大將軍曰夫政未
可立則思制度全育民命富國強兵叛盜之屬斷肢而已
是好生惡殺叛盜皆死是好殺惡生也斷支若謂之酷截
頭更不謂之虐何其乖哉肉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也
蠻夷猾夏則梟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制其本也自古

古多人猶惜民命得以禦寇况今千不遺一益宜存在以
伐大賊今若得改之則歲活數所朶數亦如之若此千載
生各數萬斷肢之後隨刑使役不失民民不乏用富國強
兵此之謂也

又曰劉頌上書曰古者刑以止刑及今反以刑生刑以徒
生徒諸重犯亡者法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死不加
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蓄議者因曰不
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謂刑不制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
不服相聚而謀為不軌故自頃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
漸以滋蔓日積不已弊將所歸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
刑於名慢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有深重

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害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不復肆_施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刑其足無所用復亡不盜者截其手無所用獲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又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瘡愈可復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以刑殘不為虐也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重生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罪刑以下宜杖罰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為戮終身作械民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于今且為惡者隨_干被刑去其為惡之具豈與全其為姦之手足而戚居必加之

窮地同哉而又曰肉刑不可用刑臣切以為識務之甚也博物志曰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論之漢興文帝感太倉公女之言而廢之班固著論云宜後之迄漢末魏初陳紀又論宜申古制孔融謂不可復魏武帝輔漢欲中之鍾繇王朗不同遂寢夏侯玄季勝曹義丁謚建弘議各有彼此多言時未可復故遂寢

崔寔政論曰高祖非九章之律高后深三族之罪文帝去肉刑景帝減加笞由此言之世有所更何獨拘前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八 據黃本新鈔本校

計八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九

刑法部十五

髡

鞭

論肉刑

笞

考掠

髡

周禮秋官上掌戮曰髡者使守積

鄭司農曰髡當為克謂但居作三年不虧

其體者也五行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司族不割者言之為剪傷其類髡仍自守續也

後漢書曰鄧騭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

融宜在臺閣又郎中將仕嘗遣鳳馬後尚坐斷盜軍糧檻

車徵諸廷尉鳳惧事洩自先首於騭騭畏太后遂髡妻以

謝

曹瞞別傳曰太祖常行經陵中令士卒犯陵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陵以相待時太祖馬騰入陵中勅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然孤為軍師不可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以置地

會稽典錄曰吳範與鄱陽太守魏騰少相友善騰嘗有罪吳王怒甚敢有諫者死範為騰曰與汝皆死騰曰死無益何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汝耶乃髡頭自縛諸閣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可範曰汝有子曰有使汝為吳範死子汝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閣入未平吳王大怒欲投以戟遂巡走出範因突入頭流血言與涕并良久吳王意釋乃免騰

晉律曰髡鉗五歲刑

張裴律序曰髡者刑之威秋凋落之像

後魏書曰李訢負罪得降免有旨鞭髡刑配為廝役訢之廢也平壽侯張謏見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以屈未幾而復為太倉尚書

風俗通曰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士犯罪止依鮮卑山後遂繫悉令皆髡頭衣赭徒亡之明効也

鞭

鞭作官刑為辦事治官事之刑也

傳曰齊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墜于車傷足喪履反

誅履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

又曰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公子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戰之

又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又曰魏獻公初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穀梁傳成公曰梁山崩雍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遵而問焉伯遵來遇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

我者取道遠矣伯遵下車問焉子曰有間乎對曰梁山崩伯遵曰君有此召我如之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雍

雖召伯遵其若之何伯遵由悉問焉悉至疑也輦者曰君親素縞師至而哭之既祀焉

後漢書曰劉寬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

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漢音青春音春秋曰明帝勤於吏事苛察踰甚或於殿前鞭殺尚

書郎晉中興書曰謝鯤字幼興弱冠知名值中朝大亂長沙王

義輔政親媚小人忌害君子時疾鯤名譖之文遂執欲鞭之鯤解衣服鎖神無動容義異而釋之又無喜色又曰皇

帝詔伏飛督王鏡忽上吾鳩鳥口云以辟惡此凶物豈宜

又曰起抄本
另行

妄連於是頓鞭撻二百使殿中御史孫雲監於四衝道焚燒之

後魏書曰甄琛監決趙修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臣隸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應取

薪給宗廟為鬼薪白粲王擇使正白粲然

論肉刑

續漢書曰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孔融乃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

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無道夫九牧之寇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趣惡莫復歸正夙沙浪齊伊浹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正人遂為非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魏志曰鍾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典墳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遂來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便宣帝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文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恣玠乃遣

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服懷

唐書曰太宗以暇日遍閱群書因讀明堂孔穴云人五臟之系咸附背脊針灸失所皆有損害乃廢書而嘆曰今律決笞者皆云髀背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義撻人之背理則宜然夫箠五刑之最輕者也生死有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由來未悟不亦悲乎即頒制次罪人不得鞭背晉令曰應得法鞭者執以鞭過五十稍行之有所督罪皆隨過大小大過五十小過二十鞭皆用牛皮革蕪成法鞭生革去四蕪常鞭用熟鞣利革也不去蕪作鵠頭紉長一尺一寸鞣長二尺二寸廣三分厚一分柄皆長二尺五寸

次乃法之語
晉令曰當另為
一條晉字依黃
氏抄本圖去非

搜神記曰神農以赭鞭百草盡知其毒寒温自死味所主故天下號曰神農也

抄本以天
下宜一統

異苑曰河內司馬惟之奴天雄死死後還其婦來善聞躡有鞭瘡而却着鑊閣云有何過至如此曰曾因醉竊罵大家今受此罪

列女傳曰楚野辨女者昭氏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遇擊折大夫車之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女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狹路之中妾之避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伺是以廢于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非遷怒哉不怒僕而反怒妾豈不貳過哉

會稽典錄曰鍾離意爲尚書僕射時匈奴有降者詔賜縑
三百疋尚書卽暨鄴誤以二千疋賜之上大怒鞭鄴殿
下重病時死意且排閣入諫曰陛下德被四表恩及夷狄
是以左袵之徒稽首來服愚聞刑疑從輕賞疑從重今陛
下以酈賞誤發震電之威海內謂陛下貴微財而賤士命
也

又曰謝夷吾爲郢功曹吏太守第五倫妻車馬入府無所
開啓夷吾鞭功曹佐吏門闌卒率車馬出之收其人從論
爲解之良久乃已

汝南先賢傳曰許嘉年十二父給亭治道坐不竟當得鞭
加叩頭流血請得免由是感激讀書

答

梅陶自叙曰余居中丞曾以鞭皇太子傅親友莫不致諫
余笑而應之曰堂高由階皇太子所以得崇於上由吾奉
王憲於下也豈其在道取媚皇太子特見延賜以清讌

史記曰張儀嘗從楚相亡璧意疑盜執掠笞數百不服釋
之
漢書曰曹參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惟相國不治事謂窋曰
汝歸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
國日飯無所請何事以憂天下然吾言吾告汝也窋旣洗
沐歸時問自從帝所陳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趨入待天下
事非乃所當言也

又曰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

死不可爲人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

二百猶尚不存至十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死而

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一百笞二百曰一百

又曰笞所以教之也其定篋令篋策也所承相劉舍御史以擊者也

大夫衛綰請笞者篋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

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鬻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

笞者得全

又曰田千秋爲高廟寢郎會斷衛太子爲汪充所譖敗之

千秋上急言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耳天子之子

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之言是時

上頗知天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悟焉

又曰孝平后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

哀欲嫁之迺更號爲皇新室主令主國將軍成新公孫建

世子咸餘也音家餘飾醫往問后疾后大怒笞鞭其傍侍御因

廢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曰

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而死

楚漢春秋曰上敗彭城降人丁固追上被而顧曰丁公何

相逼之甚乃廼馬而去上即位欲陳功上曰使項氏失天

下是子也爲人臣用兩心非忠也使下吏笞殺之

東觀漢記曰鄧禹攻赤眉曰無穀食自當來吾折箠笞之

非諸將憂也

後漢書曰汝南太守宗資署范滂功曹委任政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搥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斷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遺資乃止

又曰橋玄再遷上谷太守又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

禎有賊罪玄受考髡笞死于集市

隋書曰劉行本爲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一卽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

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其私因置笞於地而退上歛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管子曰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怒者其理也弱子慈母所愛也不以其理下凡則慈母笞之

說苑曰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問曰他日笞之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瑜得之常痛今母力之衰笞不痛是以泣之

益部耆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州人也少有孝行習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郡翟醜醜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醜繫獄笞六百竟免醜難京師莫不壯之

考掠

釋名曰槌而死曰掠掠良也用威如狼也

漢書曰景帝詔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此先帝之所重也而吏未稱職以掠奪苦飢寒瘦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若瘦死者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也

後漢書曰薛安為揚州從事戴就牢墨成會稽上虞人為倉曹掾受賦穢刺史歐陽操遣安檢治拷覆取寶安乃收就拷訊五毒乃以針刺就手十指甲使令爬土又燒鉄令赤使挾之肘腋肉焦爛肉墮地就乃取而食之終無疑伏安乃覆就於船兩頭燒馬糞於船兩頭薰之火滅謂就已死發船視之乃張目謂其主者曰公何不益糞添火而使

絕之何也主者乃報安安大驚遂引就其坐談論乃解其

事耳會稽典錄又用

又曰遭黨事當考實李膺等案經二府太尉陳蕃却之曰今改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十代宥也豈有罪名不彰而致叔掠者乎不肯乎署乎署猶帝愈連署也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

又曰周紆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而出生者轉騎都尉後魏書曰盧度世以崔浩事

棄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箠楚羆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予奉命遂被拷掠至乃火焚其軀囚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后令弟娶羆

抄本皮... 另行

妹以報其恩

又曰尉古真代人也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遺引侯乞突等四逆古真知之蜜馳以告染干疑古真泄其謀乃執持之以兩車軸捍其頭傷其目不服乃免之

梁書曰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曰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北部郎中臬剛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持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曰再上廷尉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座議之尚書周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可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已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誣枉者多朝暮二時洞等刻進退而求於事爲哀

會稽典錄曰染宏句章人也太守君興召署主簿是時楚王英謀反宏疏天下牧守謀發興在數中徵諸廷尉宏與門下掾陸續等傳考詔獄掠毒梟至辭氣益壯

前宮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四十九

據黃氏新鈔本校計八頁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五十一
刑法部十六

杖

督

流徒

尚書堯典曰棣作教刑棣賈楚也不動

禮記學記曰檀楚二物收其威也

家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後漢記曰明帝時政事嚴峻故卿皆鞭杖佐雄上言九卿

位次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

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

魏志曰楊阜字義山為大匠卿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

者乃召卿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崔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
阜怒杖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乃與小吏為密乎
帝聞之愈敬憚之

又曰周宣字孔和樂安人為郡吏太守楊沛夢八月一日
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古之對曰扶杖起弱
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戒至期賊果破

蜀志曰劉琰妻胡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經日乃歸胡
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伍搗胡至於以杖搏面
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卒非搗妻之人面
非受杖之地琰竟棄市

王隱晉書曰武帝以山濤為司徒穎讓不許出而往歸家

左丞白褒又奏濤造詔杖褒五十

晉春秋曰諸葛武侯杖二十以上親決宣王聞之喜曰吾
無患矣

後周書曰宣帝自公卿以上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
不可勝言每答筆人以百二十為度名曰回官人內職亦

如之后妃嬪御節雖被寵嬖亦多被杖背於是內外恐懼
人自不安

北史曰盧潛為黃門鄭子出奏潛從清河至岳南討岳令
潛說察將侯瑱大納瑱賂遺還不奏聞宣杖潛一百仍截

其鬚髮潛顏色不變

三國典畧曰齊義寧太守荀仲舉字士高潁川汝陰人也

刻本名天曰
日乃杖之說
此三字不當
依黃氏抄本
圖去

在郡清簡亦上詩詠嘗與長樂王尉粲劇飲齧粲指至骨
齊文宣知之賜杖一百或問其故云我^當所許當時正疑是
鹿尾耳

又曰齊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庶慎方雅習
於吏職神武嘗稱之曰此是吾家千里駒也初為定州刺
史開府王廻洛閩督獨孤稜侵竊官田受納贈賂潤案舉
其事二人上言潤出送臺使張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
其意武宣命於州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內外所知不為非
法朕信之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何足可道鼠輩輕相間
搆理應從斬猶以舊人未忍致法廻洛決鞭二百稜宜決
杖一百

隋書曰高祖性猜忌素不悅學^每任智二獲大位因以文
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小過失則加以
重罪又患令史賊污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
於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
命斬之十年尚書左僕射高穎治尚書御史柳或等諫以
為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庭非決法之地帝怒穎等乃盡詣
廟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群生務在去弊而百姓無知犯者
不息致陛下決法過嚴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請自退屏
以避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
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楮捶楚人三十者
比帝杖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乃令殿內去杖欲有決各

付所司

又曰庫狄士文拜具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一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

又曰燕榮為幽州摠管按部道次見藜荆堪為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尔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尔况有過耶杖如舊

唐書曰開元二年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勅朝堂杖之黃門侍郎張廷珪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可殺不可辱也

又曰開元前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中書令張加真奏請決杖兵部尚書張說進言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也臣今秋巡遇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廷辱以卒伍待之具律有八議勲貴在焉今仙先不可輕入決罰上然其言嘉其不悅退而有言曰何定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君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為仙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

又曰王遂為浙西觀察使每有笞撻其杖率過常制既遇禍監軍使封其杖來獻命中人出示於朝以作誡

世說曰桓宣武在荊州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君物令

史受正從朱衣上過桓室年少從外來云向從明下過令
史受杖上稍雲報下拂地是意機其不着宣武云我猶患
其重

集傳曰咸為左丞揚濟與咸書曰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大
重以為桓然相念杖痕不耐風寒宜深慎護不可輕也當
飲酒令躰中常燻為佳蘇洵瘡急痛故寄往之咸答遠距
上命稽停詔罰退思此罪在於不測纔加罰黜退用戰悸
何復以杖重為劇小人不德所好唯酒宜於養瘡可數致
也

襄陽耆舊記曰羅尚為右丞是時左丞處事失武帝意大怒
欲案人重罪事連尚於是尚為坐受一百時論美之

益部耆舊傳曰常播字文平蜀郡江源人仕縣主簿縣長
廣都朱淑以官穀割沒當論重罪播爭獄訟身受杖數千
披肌割膚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每將掠拷吏先驗問伏下
播荅言忽得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見明也

三輔次錄曰丁邺字叔春正直不撓舉孝廉為郎以令史
次輔也世祖改用孝廉選邺補為郎邺稱疾不就詔問實
病羞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以孝廉為令史職爾世祖怒
使虎賁杖之數千詔問欲為郎不邺曰能殺臣者陛下也
不能為郎者臣也詔出不為郎

督

晉書曰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婦人加笞還從鞭督

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

晉律曰諸有所督罰五十以下鞭如今平心無私而以事死者二歲刑

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也

東晉勸農傳曰乃有老閑舊猥欺狹難覺時雖被考不過校督歌對囹圄笑向桎梏

流徙

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于里之外也

又曰流宥五刑流其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

三危殛鯀于羽山匹罪而天下咸服

後魏書曰高聰有罪怒死徙平州為民屈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為表高祖見表顧謂王肅曰在下船得復有此才而今朕不知也肅曰此高聰北徙此文咸其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

隋書曰王伽開皇末為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

送流囚李叅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

枷行次潁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汝等雖犯憲法枷

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惣集能不違期

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披卒與期曰

某日當至京師如至前却吾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

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異之於是悉召派人并令
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前而赦之擢伽為濟令

太平御覽卷第卷之六百五十 據黃氏新鈔本校 計五頁

